

不同于常规的影视化改编,浓厚的导演个人风格加持以及大幅度的“二次创作”——

《繁花》:一颗打破惯常的“炸弹”

阅读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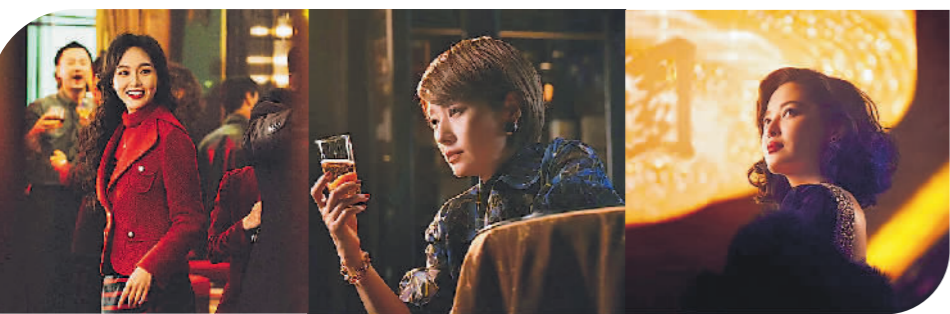
电视剧《繁花》由王家卫执导,改编自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金宇澄长篇小说《繁花》,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抓住时代机遇、努力打拼的主人公阿宝跻身商界后起之秀的故事。然而,不同于常规的影视化改编,该剧浓厚的导演个人风格加持,以及大幅度的“二次创作”,让它成为名著改编电视剧的一个“另类”样本。

本报记者 吴丽蓉

电视剧《繁花》热播,从居高不下的收视率到持续上涨的豆瓣评分,从“宝总泡饭”被深入研究到至真园的原型饭店苔圣园爆满,从问好要用“依好”到要去上海旅游……无不彰显这是一部“现象级”作品。

一部更像电影的电视剧

王家卫拍戏,是出了名的慢。从1988年的《旺角卡门》至今,王家卫只拍摄了10部电影,但每一部都堪称经典。这次拍电视剧,很多观众认为是王家卫的“下凡”。《繁花》从6年前开始筹备,拍了3年,演员唐嫣直言:“像读了个研究生。”“王家卫导演是一个不怕烦的人。”在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办的研讨会上,原著作者金宇澄说。他陪着导演看上海,到处做



“田野调查”。他发现剧组的美术老师经常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因为就算布景已经搭好,但导演找到一张老照片,发现这个景和照片里的不是一模一样,便会要求重来。“上海话里有一句‘做眉眼给瞎子看’,意思就是做事白费心思没人看得见,但导演会说‘我能看出来’。”

电视剧原声说的是上海话,启用的都是土生土长的上海籍演员。为了还原上世纪90年代风貌,剧组向全上海发起了老物件征集。细到剧中人物的服装、发型、首饰,也都是影迷熟悉的王家卫“细节控”作风。更不用提剧中考究的镜头语言、光影艺术以及王家卫风格的“抽帧”画面,都让这部电视剧看上去更像是一部电影。

“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繁花》的启示不仅在于用电影标准拍电视剧,更在于好的艺术作品永远都在寻找形式与内容的微妙平衡。”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吕帆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王家卫的确为《繁花》带来了电影质感,这对电视剧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毛尖也认为《繁花》是对国产电视剧的一个文化总攻,“王家卫重组了100年的上海影像,就像经过他摄影机的演员,全部焕然一新。演员被重新发明,电视剧被重新发明。”

创造新的叙事空间

在原著小说的基础上,电视剧《繁花》进行了大幅度的二次创作,还杂糅了其他几部

小说在其中,几乎可以说是另一个故事。

吕帆对《工人日报》记者表示,“复刻”和“二创”各有价值,但原著和改编的关系应看重三个标准:一是改编是否基于原著的写作旨意、精神内涵和价值观;二是两者之间是否有拉扯、互补、张力,从而诞生了新的叙事空间;三是这种新的叙事空间是否适合影像化的表达,是从灵动还是刻意死板。

“剧集对原著的‘只取一瓢饮’和对这‘一瓢’的充分再加工,恰恰在印证原著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吕帆表示。

这部剧的编剧秦雯提到,自己是第一次在剧本创作前期经历如此“海量”的调研工作,“这对我未来的创作会帮到很多,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必要的。”

开机之前有5稿剧本,拍摄过程中还在不断地修改、调整。从开机到关机的每一天,秦雯基本都在剧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她第一次产生了把二维的剧本建立三维影像的概念。她反反复复看自己写的剧,还在剧组里第一次戴上了老花眼镜,“实在在工作量太大了。”

个性浓烈的“炸弹”

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小说《繁花》也在热卖。一个数据是,这本书在某电商平台的销量环比增长了38倍。

小说《繁花》中反复提到“不响”,有人认为剧版《繁花》则“太响”。吕帆认为,这恐怕还是更多聚焦在影像风格,“如果更深入地看它如何表达感情、爱与命运,如何展现人性的复杂性,其底色依然是‘不响’,才会在叙事层面具有一种让观众不好措辞的‘失语感’。”

“我认为没有必要捧一踩一,徘徊于原著与改编之争,恐怕把两部作品都看小了。”吕帆说,虽然有争议,但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是



成功的,这也是一种文学的胜利。“换位思考一下,一位艺术大师要对另一位大师的作品进行二度创作,他必然有自己的野心和理想,原著也有可能因此获得一次新的生命。文学和影视创作各有其规律,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是对行业和观众更好的结果。”

王家卫强烈的个人影像风格是把双刃剑,有人会因为“这很王家卫”而“上头”,也有人连前三集都看不下去。很多人认为这部剧个性过于突出,未来也不可复制,注定是一场行业的“烟花秀”。

但吕帆认为,抛开个人标签和制作成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种美学观和方法论是否可以被更多剧集甚至其他艺术门类吸收、表达、再创新,从而促进整个产业更精致、更多元以及更繁荣。

“《繁花》是一颗‘炸弹’。”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直言,这颗别出心裁、个性浓烈的“炸弹”,炸毁了中国电视剧界多年来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创作态势,颠覆了有些常态化、平庸化、舒适化和平面化的业界创作现状。

“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威廉,他说人就像是永远坐在一个背向行驶的火车上,唯一能看清楚的就是过去。这部电视剧保存过去的人生,保存过去的形象、色彩,在这一块上和本身的文学理念是非常相合的。”金宇澄说。

G 视线

千年古城太原已开放101座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刘建林 李彦斌)1月19日,山西省太原市第101座博物馆——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作为晋阳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晋阳古城考古博物馆坐落在太原市晋源区晋阳古城遗址南侧奉宣街大夏门内,考虑到城墙的空间特点,采用场景复原、多媒体现代设备等辅助手段,以层层穿越的视角打造中国最长博物馆。其核心展区设计新颖,把考古现场“搬”进展厅,呈现了晋阳古城二号建筑基址、汉代王陵及其陪葬墓、唐代郭行墓等重要考古发现,展陈文物近1000件。

据介绍,太原市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2500多年建城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存各类不可移动文物2237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541处,现有41座备案博物馆和60座类博物馆,各类馆藏文物18198件(套)。目前,太原市实现了每5.4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构建“博物馆之城”初见成效。

太原市将文物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和政府年度考评体系,统筹文化遗存发掘、保护与利用,集中力量推进晋阳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在省内率先落实土地储备考古前置,2021年以来,调查项目311个、面积2631.61万平方米;考古勘探177项、面积3274.67万平方米;考古发掘11项,清理墓葬113座,遗址面积3755平方米。

在元旦期间开放的山西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游客脚下便是徐显秀墓遗址,墓道、过洞、甬道清晰可见。站在封土堆旁,借助VR眼镜,可零距离一览300余平方米的壁画中近200个各类人物,夫妇宴饮行乐、车马仪仗和牛车出行等大场面栩栩如生。据悉,这是全国首座建设于壁画墓葬原址上的专题博物馆。

“立足遗址建设博物馆,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走出一条壁画墓葬原址保护、利用的路子,将文物活化利用和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有机结合,在城市更新中传承历史文脉。”太原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玉伟表示,博物馆还展出山西出土的其他几处北朝晚期墓葬壁画,壁画上充满异域风情的胡人、胡服、胡乐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

青岛市崂山区总工会职工生活艺术展举办

本报讯日前,“秋韵华章 崂山手造”好手工艺大赛颁奖仪式暨崂山职工生活艺术展在崂山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共征集作品190余件,评选出绘画、书法、纸艺、综合、家庭等5个组别的金银铜奖。

此次活动面向崂山区在职职工及其家属,参赛者以“个人组”或“家庭组”两种单位参赛,以“秋”为主题,发掘职工对秋的理解,通过书法、绘画、纸艺等多种艺术形式展示丰硕、成熟、收获的生活之美,让职工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为秋日的崂山注入更多美好和活力。

大赛开展以来受到广大职工群众积极响应、踊跃参与,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展现职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收获的期待,参赛选手们纷纷表示:“工会搭台、职工唱戏”让我们非常有获得感,通过参与好手工艺大赛活动,精心创作好手作品,进行互学互鉴交流,深切感受到中华文化的艺术之美。”

据悉,活动由青岛市崂山区总工会主办,是展示与传承传统文化、提高大众审美水平、培养艺术创新能力的一场全民性文化活动的。(杨明清 黄沁)

电视剧《河水井水》启动

本报讯日前,大型电视剧《河水井水》启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电视剧《河水井水》根据作家宁新路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以某县城乡村为背景,以城乡户口为矛盾焦点,通过一条母亲河两边的历史变迁,全景展示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乡村振兴新景观,描绘刻画城乡人在爱情婚姻现实问题上从扭曲到破冰再到走向平等的非比寻常之路,全方位反映国家统筹推进城乡和谐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再现沿岸百姓在党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引领实施下,一步步走向富裕生活的心路历程。

该剧由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委宣传部分牵头,江苏百亚影业有限公司承制,曾经执导过《血战许昌》《最美逆行者》《惊涛》等经典影视剧的中国内地著名导演范雨林担任导演。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张首映在致辞中指出:“《河水井水》作为一部反映城乡强烈时代气息、充满正能量歌颂伟大时代的乡村振兴题材作品,必将通过精心塑造的人物角色和跌宕起伏故事情节,回味时代的记忆、倡导正确的价值观、凝聚前行奋进的力量。”

发布会上,与会嘉宾围绕《河水井水》的时代感召力、价值引领力、社会影响力、公众传播力、观众关注度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讨论。(孙鑫仪)



赶制红灯笼迎新春

日前,江苏省海安市墩头镇毛庄村一家灯笼作坊的工人正在加工、晾晒红灯笼。春节临近,吉祥喜庆的红灯笼日益走俏,海安市各灯笼生产企业及加工小作坊加紧制作各种款式的红灯笼,供应节日市场。

周强 摄/中新社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吸引游客拍照打卡

日前,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对外开放。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约6000件文物,将与首都博物馆一东一西配合诠释好“都”与“城”的关系。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是一座智慧型综合博物馆,集展览展示、社会教育、文物保护、收藏保管等功能于一体的博物馆。该馆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北部,毗邻六环创新发展轴,与邻近的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一并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的重要公共文化设施,开馆以来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G 艺评

不看电视,你就会去看书吗?

于 于 歌

当尼尔·波兹曼以20世纪后半叶美国繁荣的电视时代为背景展开媒介批评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料到,距离1985年《娱乐至死》出版还不到40年,曾经占据大众媒介统治地位的电视也会“遇冷”。

近日,一则《2024年中国智能电视交互趋势报告》援引的数字显示,近年来我国电视开机率经历了断崖式下跌,由2016年的70%下降到了2022年的不足30%。这一“刺眼”的数字也冲上了热搜。

电视开机率的暴跌可以说毫不令人惊奇。实际上,传统电视的统治地位早在互联网兴起时就开始动摇。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社交媒体等平台获取多样的信息、

个性化的内容,而适应碎片化内容传播的手机、平板电脑等小屏无不在抢夺人的注意力。当受众的观看习惯改变后,能够交互、提供多元选择的智能电视系统取代了单向接收电视信号的传统电视,“像玩手机一样刷电视”成为用户需求的关注点。如今,就连电视机本身也不再是家庭的标配产品。有数据显示,2023年前三季度,国内累计销售彩电2162万台,较2022年同期下滑13.02%。而这已经连续下降了5年。

尽管电视逐渐失去“光芒”,尼尔·波兹曼的观点如今仍闪烁着“现实之光”:他提出“媒介即隐喻”,强势媒介能够以一种隐蔽却强大的暗示力量重新定义现实世界,甚至塑造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电视媒体绚丽夺目的画面、令人兴奋的音乐、不间断的视觉享受等特性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使其更倾向于感性、表面化的

理解而非深入理性的分析和思考,这种感性需求进一步催化了电视内容肤浅、碎片化,当其应用于教育、政治等公共话语时,容易出现泛娱乐化倾向。

这份对技术垄断的警示在当今毫不过时——在当今新媒体时代,手机、平板电脑等又何尝不是放大了媒介的影响?不少人随手打开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没有一两个小时停不下来。早已有研究表明,大脑神经在经过短视频的持续轰炸之后,脑中激增的多巴胺足以让人上瘾。而如果大脑反复处理快速且带有奖励特点的内容,那么在处理节奏较慢的内容如工作、学习时,能力就会发生改变或损伤。“注意力持续时间在缩短”“专注力自制力下降”“对短视频成瘾”……扪心自问,不打开电视的时间里,还有多少人会去认真阅读一本书?

当然,这并不是说,新的媒介环境下深度、严肃的内容就不复存在。毕竟,媒介形式和技术的发展无法逆转,内容生态也迎来大爆炸般的丰富发展,如今人们已不可能放弃高效,一味回归印刷术的时代。无论是纸张、电视、电脑还是智能手机,本质上都是为人们精神文化需求提供多元选择的载体。只是当我们意识到媒介的影响,可以对自己的思维、行为有更加主动的觉察和选择,才更不被大屏或小屏所掌控。

不久前,母亲与我通话时提及热播电视剧《繁花》,“好久没在电视上看完一部好剧了。”听了她的推荐,家里还有电视机的我,从书架深处把一直没读完的小说原文翻了出来:相比影视带来的视听盛宴,书本里细密的方言、丰沛的细节、交错的人物,倒更让我回味起阅读的滋味来。